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南行记

艾芜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艾芜代表作

南行记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唐文一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艾芜代表作：南行记 / 艾芜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艾… II. ①艾…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46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 1. 19

艾芜小传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原名汤道耕,艾芜是他的笔名。1904年6月2日出生在四川新繁县(现新都县)清流场一个乡村教师家庭。

6岁开始读书,1919年考入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接受五四新思想。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醉心于文学,1925年因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和反抗包办婚姻,弃学远行,到云南及缅甸等地漂泊,做过杂役和小学教师。1928年秋,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缅甸分支。1931年回国定居上海,与沙汀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得鲁迅的鼓励与指导,从而更加坚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1932年春加入左联,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左联解散,失去组织联系),曾任左联执委。1934年与左联盟员、女诗人王蕾嘉结婚。这期间,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南行记》、《春天》等作品引起了文坛的重视。抗战期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后到重庆主编抗敌协会刊《半月文艺》(重庆《大公报》副刊),并继续从事创作。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故乡》和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等作品,奠定了他——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

全国解放后,先后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重庆市文化局长、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重庆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等职,1953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作为中国作协驻会作家定居北京,专事创作。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他创作上的一个新里程碑,是思想和艺术的结晶体。1965年全家迁回成都,文革中被迫搁笔。1976年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写出《春天的雾》等长短篇小说多部,并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和散文。同时任中国作协顾问,四川省文联、省作协名誉主席。进入90年代后,还完成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远山的朦胧》的写作修改。

1992年12月5日,因患肺炎,引起肺部大面积感染,溘然逝世,终年88岁。

目 录

艾芜小传	1
------------	---

短篇小说

人生哲学的一课	3
在茅草地	15
乡下人	22
山峡中	39
左手行礼的兵士	51
偷马贼	56
七指人	60
两个伤兵	64
花园中	68
石青嫂子	80

中、长篇小说

芭蕉谷	95
一个女人的悲剧	114
丰饶的原野	178

散 文

香港之一夜·····	303
滇东旅迹·····	306
走夷方·····	308
马来旅感·····	310
大佛岩·····	312
孝陵游感·····	313
鼓浪屿·····	314
川行回忆记·····	315
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	317
旧地重游·····	322
仰光小景·····	324
趵突泉·····	325
悼鲁迅先生·····	327
别上海·····	328
村居杂记·····	331
记我的一段文艺生活·····	335
关于鲁彦的回忆琐记·····	338
艾芜主要著作书目 ·····	341

短篇小说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踟蹰。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①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②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么厮呼喝一声：“喂！”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字脚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① 鸡毛店：一种很小的客店。

② 么厮：对茶房伙计的称呼。

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做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足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拼命咽下。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

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脚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

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有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纽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蛮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馋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蛮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脚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脚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蛮有生气地、又象做贼一般梭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

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的事情，连贼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得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没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象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做得真象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吓，再添一点钱，就得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象行家也似的在说话。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象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脚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象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

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得他目前装腔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

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我掉身就跑。

“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

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

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这举动，全不象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顾不到这些。

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呵，两百文一双，那我们也要了。再去拿几双来！”

“不卖了，不卖了！”我有点气。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

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

我走进一家烧饼店，把十个铜板握在左手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饼；一面问着价钱。缠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计回答：

“一个铜板一个！”

我想着用当二十的铜板，当然可买两个了。便噎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两块黄黄的热烧饼便握在我的手里了，正动身要走，伙计叫起来了。

“喂，还要一个铜板！”

“嗯，你说的一个铜板一个饼，是当十的铜板，还是当二十的？”我诧异地问。

“全城都没有当十的铜板了！”伙计的声音已放低，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

再丢下一个铜板之后，对于现存的财产，消失好些乐观了。

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饼。

昆明初秋的凉意，随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

头一个饼，连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咽完了的。第二个，我得慢些嚼。咬了一口，从饼心里溢出来的热香，也已嗅着。越吃越好吃，完了，还渴想要，觉得有点不对。象怪吝老头子警告放浪儿子那样的心情，竟也有了。

终于忍不住，后来又去另一家店里买一个。全部的财产就消耗去十分之三，然而，到底还没有饱。不过，人是恢复元气了。

有了元气的我，就走进夜的都市的腹心，领略异地的新鲜的情调，一面还伸出舌头去舔舔嘴角上的烧饼屑。

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运送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啾啾啾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那些对着辉煌的酒店，热闹的饭馆，投着饥饿眼光的人，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着。卖面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云南声调，寂寞地走在人丛中，不时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拥有七个铜板的财产，在各街闲游，仿佛我还不算得怎样地不幸福了。

夜深回去。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悄然地坐在床边吸烟。他对我投一个温和的眼光；同时一支烟，很有礼貌地送在我的手头。我望见他递给烟支的手颈，密散着黑顶的红点，登时使我怕起来了。“呵呀，今晚要同一个生疔疮的人睡，怎了得！”

这由心弹出的声音,幸好忍在唇边了,我才仍然有礼貌地把烟支退还。当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时候,我周身的皮子,也忽地发着痒了。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换房间,他却白着眼睛给我一个干脆的拒绝。

同我睡的伙伴,是终夜醒着,不住地抓他的腿,抓他的背,抓他的肚皮,抓他的脚板……

我憎恶着,恐惧着,昏昏沉沉地度了一个不舒服的初秋之夜。

二 拉黄包车也不成

走到黄包车行的门前,就把腰杆伸直,拿出一点尚武精神来:总之,要在车行老板的面前,给他一个并非病弱的印象。同时,觉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两只脚杆,只要拉起裤脚给他看,包会认为满意的。在学校的期间,我爱踢足球,近来又几乎走了两个月的山路,脚腿实在发育得很健全的。

看着戴瓜皮帽的经理,向他用委婉的语气说明来意之后,便又急促地问了一句:

“我这样的身体,也可以拉黄包车吗?”

“怎么不可以?你来拉最合适了!”他发出鼻子瓮塞的涩音,咳呛了一下,吐了一口痰,“十四五岁的孩子,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都还拉车在街上跑哩!”

我起初担忧着我的病色的脸,会生出别的问题。如果他斜着白眼说“你不行”,我的手就预备着拉起裤脚,亮出脚腿,作最后争辩的保证的。料不到结果如此之佳,自然,心里就很快乐。

“你认识街道吗?这倒很——”涨红了脸,又咳呛了几下,“很要紧的!”

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使我有点费神解答了,“我……街道……”突然增加了勇气,“认识的。”

“真的吗?”见我回答得似很勉强,自然怀疑了。

“不认识街道,我敢拉车吗?”饥饿的威胁,逼我一直勇敢下去。

“对!那就很好!”他取出属于账簿那类的庞大的书。提起笔,把我报告给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全录了上去。随即眼里射出一线狡猾的光芒,十分郑重地说:

“车租一天一元哪!”擤了一下清鼻涕,粘在两根指头上的滑腻东西,就从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这也不打紧,多跑几条街,什么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客人给你车钱,不管他够不够,你都伸着手说:‘先生,添一点!’我告诉你,这就是找钱的法宝!”

“车租可以少点么!”这一天一元的租钱,确实吓着了我。

“这是一定的规矩,你不拉,算了!”

“好,我拉!我拉!”要把走到绝路的生命延续下去,目前的敲诈和苛待,就暂时全不管了。

“呵,谁保你?是哪一家铺子?”他在胜利之后,得意地问。

“呵,我没有铺保哪!”我有点惊惶了。

“哼,铺保也没有找着,就来拉车么?小伙子你怎么不先打听打听哪?”

“实在找不着铺保,没法哪!”窘迫地回答他。

“什么?什么?找不着铺保!”眼睛立刻睁得大大的,很诧异,一定在脑里把我推测成一个歹人吧?他涨红了脸,咳嗽了几下,“去你的!去你的!”急摆手,头转向另一边。

我微愠地退了出去。门外初秋早上的阳光,抹在我颓然的脸上。市声在一碧无云的天空下面,轰轰地散播着,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却卷睡在我的心里。我伸手进衣袋里,昨天剩下的七个铜板的财产,依然存在,刚才由那瓮塞鼻音给我的悲观,就减少些了。只要有炭来添,我这个火车头,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找百回事,总要碰着一件吧,我是抱这样不灰颓的心情了。

虽象无目的地在每一条街上乱走,但我的眼睛,总愿意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看见有可以觅得工作的地方。这时,我是无所选择的了,只要有安身之处,有饭吃,不管是什么工作,不管有没有工资,都得干了。

本来我在成都想读书而没法继续进学堂的时候,就计划在中国的大都市漂泊,最好能找着每天还有剩余时间来读书的工作的;如今不但全成了泡影,而且连变牛变马的工作也找不着,但这并不使我丧失了毅力;不过处世须要奋斗的意义,如今却深切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的神经线上了。

走到城隍庙街,依往昔在成都的脾气,我是要到那些新书店里,翻翻架上的新书,消磨半个钟头的。但在这时的我,却自觉有点羞惭,因为凭着买书的资格,而在书店里随意翻书的好时光,于我已全成过去的了。如今,我只要一走进店里,我的手,我的脚,准是被许多人的眼睛监视着、憎恶着哩。

在这条街漫步徘徊,忽然发现了通俗阅报社的招牌,挂在商业场的楼上,打算进去休息,同时还想给脑筋一点粮食,就完全不顾及由污旧衣衫表现出的身份了。

一间临街的小楼屋做的阅报室,没人在里面,看守的又似乎出街去了。只是桌上放些杂志,放些书,放些报纸。窗上射进一两线阳光,满室都浮着通明的微笑。这安适的小天地,正合我的意,正能寄托我彷徨的心。如果我是这阅报室的看守